



小布老虎丛书
XIAOBULAOHUCONGSHU



嘭 嘭 嘭

PENG PENG PENG

童喜喜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童喜喜 著

嘭 嘭 嘭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◎ 童喜喜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嘭嘭嘭/童喜喜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7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7-5313-2588-8

I. 嘭… II. 童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7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874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xiaobuhu 1998@sina.com

http://www.ypgzs.com/publish/xiaobuhu

作者的 E-mail: tongxixi@21cn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7 插页: 17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1—50 000 册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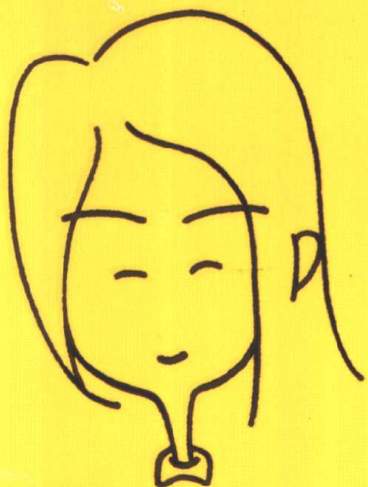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嘻嘻，我是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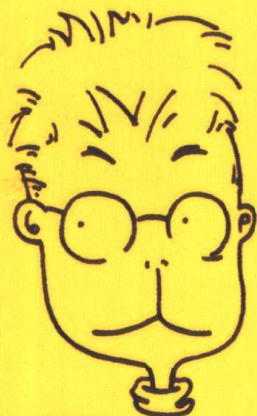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一个朋友是隐形人，
在她的帮助下，我也变成了隐形人。
你知道“嘭嘭嘭”是什么吗？
我一边写一边感动得想哭。

童喜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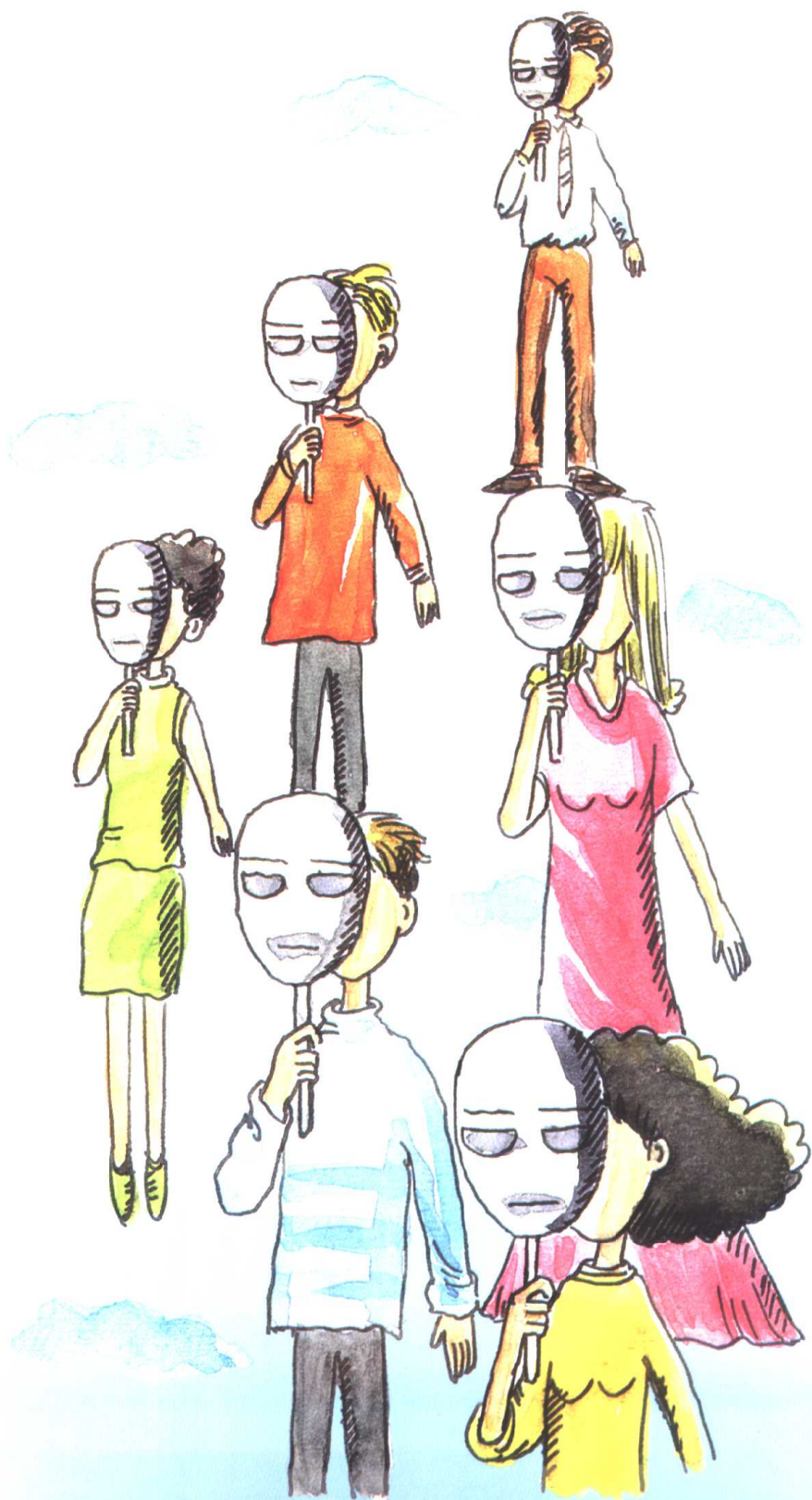
嘻嘻，我是插图人之一。

金京



嘻嘻，我也是插图人之一。

陈川





目录

- 引子** 潜伏在成人世界里的特务//1
- 一** 小树说话?! //7
- 二** 看不见的客人溜进我的家//27
- 三** 交出一样东西，我也能隐形! //61
- 四** 课堂上爆炸的大炸弹//71
- 五** 隐形人的长相//91
- 六** 我尝到了“嘭嘭嘭”的厉害//122
- 七** 隐形世界在哪里//153
- 八** “嘭嘭嘭”到底是什么? //188
- 九** 好特务的小秘密//2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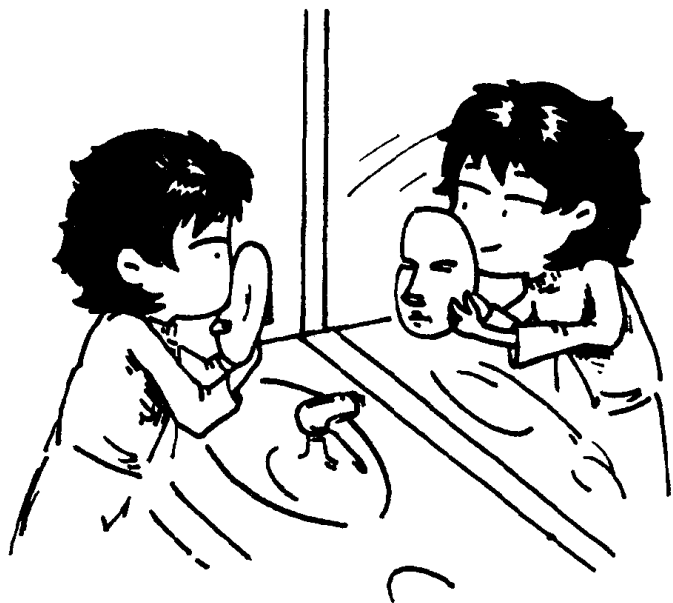


引子 潜伏在成人世界里的特务

后来，我假装随着时间流逝，从孩子变成了大人。这个过程真辛苦呀！嘿，我可不是个喜欢叫苦的孩子，所以也就不多说啦。我的努力当然没有白费——我终于获得了名叫“大人”的面具。

可不要小瞧这“大人”面具！要知道，大人是不屑于和小孩子说话的。虽然我的个子够高，但只有戴上这个面具，大人才会承认你和他们是一伙儿的。有了面具，我这个实际上的小孩子才能装成大人的样子，才有了与大人平等交谈的权利，才能了解到他们真实的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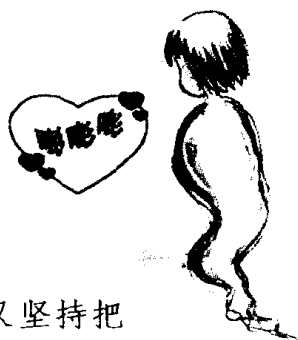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获得“大人”面具，我吃了很多苦。想要戴上“大人”面具，我还得吃苦。这“大人”面具硬得像块金刚石，冷得又像块北极的冰。为了避免



冻伤，每次戴面具之前我都得把脸起码搓上27分钟。为了防止面具划伤脸，我还得把脸板起来，然后抓着面具使劲往脸上按。

事实上大人们认为，即使不戴面具，脸也要板得越紧越好。大人们把这种表情称为“严肃”。大人们可不管这样有多么难受，反而认为这是“做正经事”的大人最好的表情。

有一次，我马马虎虎把脸只搓了26分钟就把“大人”面具戴上了。就因为少搓了一分钟，我的脸就和面具冻到了一起。我觉得情形不妙，迅速把面具撕了下来。结果还是把脸皮撕破了一小块。



为了工作，我在伤口上涂点红药水，又坚持把面具戴上了。因为伤口很痛，我面具下的脸板得不像平时那样紧。谁知道，就因为我面具下的脸板得不够紧，那天几乎没有大人肯理睬我！只有一个人对我开口，还是教训我。那个大人说：“你今天怎么这副模样？嬉皮笑脸的！”

——看见了吧？！到大人的世界里做一个特务，是多么危险的任务呀！

没错，我就是至今潜伏在成人世界里的特务！我的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的孩子窃取情报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把一些有希望的大人领回我们孩子的世界。

我的第一个任务完成得不错：因为我的情报，现在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我的第二个任务就完成得不太好了：迄今为止，我只把三个大人带回了我们的世界。

唉！要怪只能怪那些面具实在是太冷太硬，很多大人的脸因此就和面具冻在一起，连睡觉时都无法摘下来啦！要想让这样的大人把面具摘下来，需要非常大的热量——这种热量只有他们的孩子，还得是好孩子才能释放出来。对这点，我是无能为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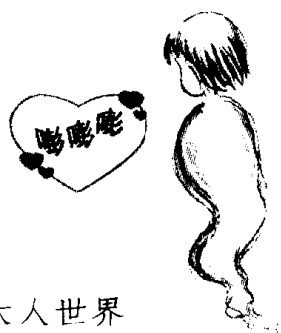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

辛辛苦苦做特务的日子里，我发现大人的世界看起来很大，其实很小很小，而且很没趣。

比如，大人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大哦，比狮子老虎还厉害，他们就说自己世界第一大，是万物的老大。没过几天，大人又不满足了。他们觉得自己大得不能再与动物放在一起比较：他们把动物称为“禽兽”，他们说一个大人很坏，就说这个大人是“禽兽不如”。

而且，大人的数量虽然多，可大人的朋友却非常少。因为大人们用种种尺子为标准，把世界划分得很清楚。漂亮的、丑陋的；成功的、失败的；有钱的、没钱的……这些尺子用的时间长了，尺子上的标准刻度有的就渐渐模糊起来。惟独这最后一把衡量有钱没钱的尺子最长最粗最厉害，大人们最信赖这把尺子的标准。

看看，没有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、猴子、蚂蚁……没有好玩的一切，却有这些奇形怪状的尺子来衡量周围，生活这样的世界里，该是多么痛苦啊！唉，若不是想多从这枯燥无味的世界中救出几个大人，若不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能幸福的过着孩子



的生活，我真想现在就丢下面具，结束这大人世界里的悲惨生活！

还有，最最重要的是：若不是有个朋友始终安慰我、鼓励我，我即使没从大人的世界里落荒而逃，只怕也早被这个世界同化成一个可怜的大人了！

说起来，到大人世界里做特务，也正是这位朋友





怂恿我的。正因为这个朋友，我有了自己划分世界的标准：在我眼里，世界分为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——

因为我的这个朋友啊，就来自一个人类看不见的世界！

那个隐形世界里的人，都没有名字。我的朋友也不例外。但出于后面我会说出的某种原因，我叫它宝宝树。

说起我的宝宝树，我现在正藏在面具下的脸也忍不住微笑。那是什么时候啦？回想起来似乎是昨天，感觉仍然很奇妙啊——那时我还真的是个孩子：和宝宝树认识的那一年，我才十一岁……



—— 小树说话?!

那天我很沮丧。让一个孩子感到沮丧的事，想想就令人害怕：好像天上的星星突然都扑通一声掉到地上，变成了石头。

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我向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问题。

我的爸爸妈妈都上班。他们总是说自己很忙很忙。和所有孩子的家长一样忙。

那天本来算是难得开心的一天。难得爸爸妈妈下班之后都准时回家。更难得他们有时间，妈妈煮饭爸爸做菜，我们一家人能够一起吃晚饭。

饭菜熟了，我们坐到饭桌前，没有说一句话，爸爸妈妈就像进行吃饭比赛一样，飞快地吃饭。

一看这情形，我就知道他们还要出门。

果然，妈妈说：“等一会儿我要去谈点事，晚上回来得晚，你们早点睡吧。”

爸爸紧接着说：“我也有点事，要出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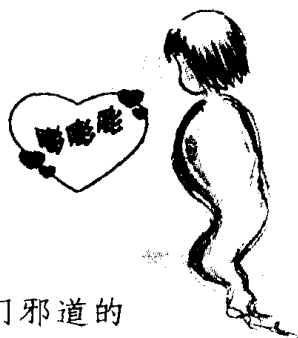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的目光同时转向我，说：“你吃了饭，自己在家写作业。作业做完了一定要预习明天的功课。这些都做完后也不要到处乱跑。想玩就在小区花园里玩一会儿，千万记住，不要出了小区的大门！如果我们回来晚了，你就先自己洗脸洗脚睡觉！别忘了把明天早晨的闹钟上好！”

我已经很熟悉他们的这一套了，自顾自慢吞吞吃着饭。爸爸妈妈吃完了，在他们放下筷子站起身时，我开口了。我问：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不离婚呢？”

我没想到，爸爸妈妈似乎同时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，同时停住了动作。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又一齐扭过头，齐声问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以为他们真的没有听清，就又大声重复了一遍：“我是问，你们怎么不离婚呢？”

这一次没等我把问题重复完，他们就开始教训我了：“你的脑子里天天都在乱想些什么？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？你小小年纪，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



思吗？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！少想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！”

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他们骗了。其实他们第一次就听清了我说什么。这些大人就是这么奇怪：明明听清楚的话，偏偏要人重复一遍，似乎要在这段时间让他们想出没有漏洞的标准答案。

说完这些话，爸爸妈妈又一前一后出门了。妈妈比爸爸晚走了十分钟。她用这十分钟来换衣服洗脸化妆。当妈妈穿着整洁平整的衣服，眉毛画得弯弯的，嘴唇涂得红红的站在我面前时，我觉得她真漂亮。可漂亮干净的妈妈，更像一个陌生的人，而不像我的妈妈。

妈妈站在门口，弯腰很费劲地把脚塞进一双头尖尖的高跟鞋里。

妈妈其实并不胖，可她有一双胖乎乎脚。我最喜欢她那两只胖乎乎的大脚丫了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们一家人去海边玩。爸爸又高又胖，游泳时张牙舞爪活像头狗熊，可他还是在海水里扑腾着。妈妈不会游泳，就和我一样光着脚，在沙滩上又跑又叫。我跟在妈妈身后，把脚印印在妈妈的脚印里。所以我到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妈妈那兴高采烈的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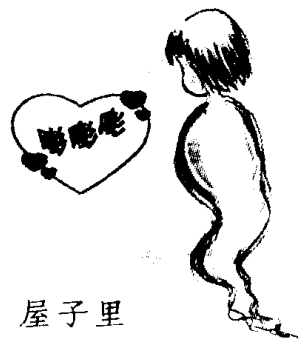
脚丫。可那次爸爸妈妈说好半个月的休假其实只过了三天。三天后爸爸接到电话，要回家上班。我和妈妈也只好跟着回家了。

我总是很奇怪，也很喜欢光脚踩泥巴的胖脚丫妈妈，为什么偏偏要穿这种又尖又细的高跟鞋？每次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总是踢掉高跟鞋，揉上半天脚。爸爸也不理解。我听说过爸爸问妈妈。妈妈气呼呼地回答：“我最喜欢穿布鞋！那又怎么样？我总不能穿布鞋去谈判吧？！谁叫这几年流行这种尖头的高跟鞋！”

为什么跟自己的脚过不去呢？我不明白。大人的世界就是这么难以理解。我呆呆地看着妈妈把脚挤进尖皮鞋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妈妈穿好了鞋，直起身子拍了拍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，大概她听见了我在叹气，盯着我看了一眼，很严肃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刚才怎么会问出那种问题呢？”

看着妈妈严肃的表情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刚想把原因说出来，妈妈已经抬头看了看石英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哟，时间不早了。”然后又同样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记住妈妈的话。好好读书，别乱想！”



“啪哒”一声，妈妈也关上门，走了。屋子里马上变得空荡荡的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真倒霉！真倒霉！我把筷子往饭桌上一丢，也没心情继续吃饭了。

饭桌上乱糟糟的。有个同学说，他在家里负责洗碗，每次洗碗之后，他的爸爸妈妈总是会很高兴地表扬他。按说这是个吸引爸爸妈妈注意自己的好办法。可是，我家是由妈妈聘请的钟点工来做家务活。我洗了碗，爸爸妈妈也不会知道，别说表扬

